

北京侃爷

路三歌 著



海风出版社
HAIFENG PUBLISHING HOUSE

I247.5/1441

2007

北京侃爷

路三歌 著


海风出版社
HAI FENG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京侃爷/路三歌著. —福州: 海风出版社, 2006. 8
ISBN 7-80597-614-7

I. 北... II. 路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4079 号

北京侃爷

作 者: 路三歌
出 版 人: 焦红辉
责任编辑: 胡国贤
特邀策划: 黑薇薇 刘方
内文装帧: 任文强
插图摄影: 大方
出 版: 海风出版社
社 址: 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
电 话: (0591) 87508903
传 真: (0591) 87538429
印 刷: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1/16
字 数: 200 千字
印 张: 15.5 印张
版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7-80597-614-7/I · 122
定 价: 22.00 元

目录

一

◎中国花瓶

我说，什么情缘，我不懂。

花姊说，人做爱的时候，就要有爱，没有爱，就少了一次情缘，少情缘的女人到了灵间要受罪。风飘过被太监零零玖折腾过多少次，就缺少了多少情缘，一定要补过来，才能到灵间过上好生活。

我说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人间做爱不这么简单，以后我要是没爱，绝不跟女人睡觉。

花姊说，这就对了。

八七

◎小鬼胡同

女子说，果然您是有悟性的人。

六月六说，什么是有悟性？

女子说，有悟性，可以与鬼神沟通。

六月六说，您别夸我了，我就是个开出租的司机，可不是大学教授。

女子说，悟性跟学历无关，悟性来自善心。

一四九

◎与鬼交易

喇叭教授说，你想有一点钱，还是很多钱？

乔巴大妈说，一点是多少？很多是多少？

喇叭教授说，一点是一百万，很多是一千万。

乔巴大妈一听，头晕得几乎要摔倒，又不相信地再问，你说很多是多少？

喇叭教授说，一千万。不过有个代价是，你要衰老二十年。

乔巴大妈说，我已经不年轻了，为了我儿子，我宁愿年老二十年。

二三九

作者后记

二四一

编后记

中国花瓶

路三歌 作品



来到德国以后，先在不来梅市内住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因为停车困难，搬到了郊区的一个名叫拉豪森的小村庄，成为住在这里的第一个中国人。没事的时候，就到村头的小酒馆喝啤酒，过了几天，跟常去的老酒鬼们熟悉了，听他们说起村后面小树林闹中国女鬼的传闻。

我笑着说，不可能，根本不会闹鬼，即使闹了，中国鬼也不可能来这里，你们有什么证据说那是中国女鬼？酒鬼维尔纳说他亲眼见过，我问他那女鬼是什么样子，维尔纳找了一杆铅笔在一张纸上画了出来。我一看，还是一个穿旗装的清代女人。维尔纳是个钳工，从来没有去过中国，画出这个样子，真不能不让人相信。但是我想，也许他过去看过中国题材的老电影，说不定记住了电影里面的人穿的衣服。酒鬼们编编故事，逗我这个中国人开心，也不是不可能。

不过我还是抽空去了那片树林，到里面转了转。树林很深，还遇上了两只野鹿，黄色皮毛，大大的眼睛。树阴很浓，挡住了大部分阳光，在里面走感觉冷森森的，转了一圈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有的大树身上爬满了地锦藤，别名爬山虎，树干好像披了一层树叶伪装，给我印象很深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一个城里的朋友老孟说他搬了新家，在一楼，问我住的村里有没有爬山虎，他想种在窗下，在花店买太贵了。我想起了那片树林，就跟老孟说，我村子后面有片树林，长了数不清的爬山虎，你挖走一棵，不会影响什么。于是老孟星期天来到我家，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树林挖爬山虎。路上我跟老孟说，村里流传着这里闹中国鬼。他听了也哈哈大笑，不相信。

走进树林中，忽然听到有个女人低声哭泣的声音，我和老孟互相



看了看，就一起朝发出声音的方向走过去。走到树林深处，果然发现个人影，再仔细看，真的让我大吃一惊：原来是一个留着发髻，上身穿桃红色旗袄，下身水蓝色宽脚裤的中国清朝打扮的女人，背对着我们，靠在一棵树下哭泣。我和老孟又对视了一眼，都惊呆了。幸亏是两个人，还不算太害怕，于是就轻轻地走了过去。

我说，大姐，我们是中国人，你在这里哭什么？

女人回过头来，我这才发现她很年轻，就改口说，小姐，你也是中国人吧？

小姐一看我们两个，怀疑地说，你们穿得这样儿，也是中国人？

老孟说，我们真的是中国人，来自北京，皇城根儿。

小姐说，那韩家胡同你们知道吗？

我说，知道知道，在大栅栏，八大胡同其中一条。

我把大栅栏读成“大沙烂儿”，这是纯正的老北京话发音。小姐听了我的话，终于相信了我们是中国人，只见她泪流满面，哽咽地说，我终于等到亲人了！说完就昏了过去。

我急忙抱住她，又使了使劲，感觉不是空的，就跟老孟说，好像是真人，不是鬼。老孟说，奇怪了，这里怎么有穿这么老衣服的女人呢，跑到这里干什么？我说，别啰嗦了，赶快叫救护车吧！

老孟连忙打手机叫救护车。一会儿，救护车吱哇乱叫地来了，下来几个救护人员。老孟指着我怀里说，这个女士昏过去了！

救护人员扶着我上了车，然后一把将老孟也拽进来。在车里，救护人员扔下中国小姐不管，说我们两人需要镇静镇静，就给我和老孟一人打了一针。

第二天，我抱着一根树枝、老孟叫救护车胡闹的事情上了报纸，我们两个也被罚了款。后来别人把我们当成了笑料，只有村里的几个酒鬼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的。

不久拉豪森村里又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证明我们的所见的确是

真的。

这个村里住着一个二战的老兵，名叫库泊尔。二战结束前夕，他从东部德累斯顿只身逃回来，在村里住了一段时间，没有工作，又向奥登堡的盟军军营投降报到，此后他作为盟军基地的电工在军营留了下来，后来去了美国。在九十岁高龄的时候，库泊尔死在美国东部的一个小城，死前他坦白了一件事情：当年他从德累斯顿撤退的时候，从一个被炸死的长官家里带回了一对中国花瓶，回到村里后，埋在了小树林中。

不久后，德国的文物部门在警察的协助下，带着探雷器之类的仪器，在小树林里搜索了一天，终于挖到了那对中国花瓶。很快，这对花瓶的来历被考证了出来：原来是1901年，十八岁的中国贵族醇亲王载沣，奉旨赴柏林为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京被杀一事^①道歉，随身携带了一些珍贵礼品，准备奉送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。因为克林德被杀，德国皇帝不接受任何礼品，醇亲王便想到了一个折衷方案，将这批礼物转赠给德国的博物馆。于是礼物被分配给柏林、慕尼黑、德累斯顿以及斯图加特的几个大博物馆，花瓶就是珍贵礼品其中的一对。

后来一个德国纳粹军官从德累斯顿博物馆把那对花瓶偷了出来，在1945年2月那次著名的德累斯顿大轰炸^②中，军官被炸身亡，库泊尔从此把那对花瓶带在了身边，后来他逃出了德累斯顿，趁乱只身回到了德国西部的家乡拉豪森。

村后树林闹鬼的故事，总算有了一个说法，但是那个女性鬼魂是谁，她有什么故事，她在苦苦地等谁，我仍然挂念在心。

① 1900年6月14日，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下令枪杀义和团民数十人。6月20日，克林德乘轿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途经东单牌楼时，又开枪寻衅，被清军神虎营士兵恩海击毙。1901年，根据《辛丑条约》，清政府派醇亲王载沣赴德“道歉”，并在东单牌楼建碑“纪念”。（全书附注均为编者注）

② 1945年2月13日夜間，盟军对德国东部历史文化名城德累斯顿展开名为“雷击”的大轰炸，该城约有13.5万人丧生，城市被毁。



德国人说瞎话的据说比较少,但也不是没有,维尔纳先生就说瞎话。他年轻的时候,跟老婆布丁说去因公出差,后来被人发现是带着一个女人去度假。如今年纪大了,他又好喝酒,嘴里的瞎话据说越来越多了,唯独看见中国女鬼这件事是真的,但是他瞎话太多,村里大部分人都都不信,只有几个喝酒的铁哥们才相信他。

中国花瓶的挖掘出土,以及两个中国人的亲眼目睹,证实了拉豪森小村后面的树林闹中国鬼是确有其事。布丁太太觉得这件事错怪了丈夫,就诚实地向维尔纳作了一次道歉。维尔纳趁机想翻案,说年轻时那次误会,的确是出差,所谓带女人度假,完全是人看错了。布丁太太说,你不要来劲,那个事情已经定案了,你翻不了了!

这天下午,布丁太太来敲我的门,说她烤了蛋糕,请我到她家花园去吃蛋糕,喝咖啡或者茶。我正好也闲着在家,就去了。德国的家庭,花园下午茶是个老传统。德国人早餐吃得多,中餐吃得少,但是午后的咖啡和茶不能少。在家的家庭妇女们,如果天气好,喜欢在厨房烤蛋糕,邀请周围的朋友来花园草地上,摆上桌椅,坐坐聊聊天。一般都是轮流做东,可能这次轮到了布丁太太。

我跟她的先生,酒鬼维尔纳先生经常一起喝啤酒,但是由太太布丁邀请到她家的花园做客,还是第一次。我也带上一盘从中国带来的话梅果,就去了她家的大花园。到了那里一看,还有另外几位太太,聊天的主题是那个曾经出现过的中国鬼魂。

她们说,过去没有把醉鬼维尔纳的话当真,冤枉了他,现在发现是真的,不知不觉那个中国鬼魂已经在拉豪森村的小树林做了五十多年村民,那对花瓶,也许就是她的房子。可惜花瓶现在被国家博物

馆挖走了，将要摆出来展览，供人们参观，乱哄哄的，鬼魂一定住得不舒服。她们想在村里的墓地留出一个角落，立上墓碑，种上鲜花，给她一个安宁的地方。

拉豪森村的墓地，就在小教堂的旁边，刚搬来的时候，我就去看过，不是为我自己选墓地，而是发现这里是鲜花集中的地方，感到新奇。德国的墓地没有中国的那种土坟包，都是平的，上面种着一片一片的鲜花，石碑设计的各式各样。如果你来德国欣赏鲜花和石碑造型艺术，一定要来墓地看一看。鬼魂住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中，我想一定比博物馆的玻璃橱窗里面好。

· 几位太太的建议的确是个好主意。我想起来，很多亡灵也是因为没好好安葬，才成为经常出没在人间的鬼魂。我很赞同她们，说我也要捐助一份钱。布丁太太问我那个鬼魂叫什么，好把她的名字刻在小石碑上。这一下可问住了我，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来得及问女鬼，她就昏过去了。哈哈水流东太太问，那她的身份呢？如果有准确的身份也行。我想起来在欧洲看见过的二战无名英雄纪念碑，上面也没有名字，但是有身份。可惜鬼魂的身份我也没有来得及问，我记得鬼魂曾经问我，知道不知道北京的韩家胡同。那个地方在过去是红灯区，要说身份，她有妓女的嫌疑，但是我又不能把鬼魂可能是中国妓女告诉这几位善良的德国女人，只好说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还是等一等吧，什么时候搞清楚了，我们再给她立碑。

几位太太见我一问三不知，有点失望，于是转移了话题，问中国国内现在鬼魂多不多。我说，挺多的。她们问，都喜欢在哪些地区出现？我说，在网上，BBS社区，女鬼特别多。



为了让流落德国的中国亡灵安息，不辜负拉豪森村村民的一片好心，我跟老孟决定去一趟柏林，去访问柏林远东艺术博物馆。因为那对花瓶挖出来之后，被送到了那个地方。我们想仔细看一看，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。虽然是在我居住的村子挖出来的，但是当时警察拉着黄色警戒线，村里的人，没有谁能看到那对花瓶是什么样的。

老孟有个女同学，名叫爱上风，是个女博士，在北京的一所大学任历史教授，正在柏林大学作交流访问。老孟说他这个同学懂得多，叫她陪我们一起去访问博物馆，也许能帮助我们查明那对花瓶进一步的来历。

老孟给爱上风打电话，说，爱抽风，有个事情想麻烦你。“爱抽风”是爱上风的外号。老同学之间，互相称呼外号表示亲热。老孟把发生在不来梅郊区小村的事情跟爱上风说了。爱上风说，陪你们去访问博物馆可以，但是谈论鬼神，我可不参与。你们两个大男人怎么还相信这个，一定是编故事蒙我吧。

星期六一早，我们开车去柏林。先路过汉堡，然后上了新改造的汉堡到柏林的高速公路。很多路段不限速，车可以尽情地往快了开。老孟是学习机械的，在不来梅的奔驰分厂上班，虽然制造汽车，但是我发现他开车的技术实在不怎么样，就提醒他，别着急，不然拉豪森村那块墓地就变成咱们俩的了。

老孟说，咱们俩不是很好，还有伴。

我看着老孟那黑黑傻傻的样子说，我靠，做伴也得是美女呀，跟你做伴好几千年，我还不是等于下地狱。

我们两个说笑着，很快就到了柏林，先开车到了柏林大学附近的

一个公寓去接受上风。只见公寓路边一个穿牛仔裤，留短发，大约三十五六，身材苗条的中国女人，正打着雨伞在等，柏林下起了小雨。

我们开车溜过去，停下来，连忙客气地钻出来。老孟说，你怎么出来等？等我们喊你出来不就行了。

爱上风说，外面空气好，我正好出来透透气。

老孟又把我给介绍了，说，这是从北京来的骗子路三歌，你可对他小心点。

爱上风冲我笑了笑，把小手伸出来。我连忙握了握，心里感觉好温暖，因为我好几个月没有摸到女人的手了。上次虽然抱了女鬼一下，但是隔着衣服没有感觉，然而救护人员却看到我千真万确抱的是一段木头。

远东艺术博物馆的韦教授，德国人，用了一个中国姓，跟爱上风还认识，在博物馆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他让我到客厅喝咖啡，就跟爱上风用德语聊起天来。我的德语水平只能凑合买买东西，听不懂他们说什么，就问老孟。老孟是学习技术的，也听不太懂，但是比我强，跟我说，他们在议论花瓶的起源呢，说花瓶的出现标志了人类对自然美的认同，并把自然界的鲜花采来，放在瓶子里欣赏，从而使人走进文明的阶段。

这话说得我很惭愧，我家里有花瓶，我从来不插花，倒是经常用它来喝水。按照他们的说法，我属于低级人类，不文明。我靠，我来这里干嘛呀，听这两个人挤对^①。

瞎白话了半天，这个韦教授才领我们去一个小工作间，去参观那对花瓶。爱上风说韦教授正要准备进行清洗工作，这是一个严密的工作，不能轻易下手。我连忙说，对，对，不要瞎洗，把鬼魂容身的地方洗没了。然后努着嘴让爱上风翻译。

九

① 挤对(duì 轻声)：有作“挤兑”，欺负，挖苦。北京方言。



爱上风一句话不说，装作没有听见。我又跟老孟说，你丫^①翻译。老孟结结巴巴地说了一阵，只听韦教授哈哈大笑。我问老孟你刚才说了什么？老孟说，我说这花瓶里里外外形成了一个“场”，这个“场”是人类的肉眼看不见的，在这“场”里有一个中国女人鬼魂，把我这个朋友给迷住了，希望不要轻易破坏这个“场”，等女鬼有了安静的新地方，搬走以后再说。我说，我靠，你能不能把我说得好一点，在爱上风面前败坏我的名誉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
韦教授打开了一个柜子，只见那对花瓶被罩在一个玻璃盒子里。透过玻璃，我看到那是一对汝蓝色的花瓶，造型很别致，像是一对裸体女人，颜色也很别致，好像一种叫松石的宝石，跟我们经常看到的青花瓷器大有不同，令人过眼不忘。

韦教授见我看得仔细，就用英语问我，是不是也搞古董研究的。我十分惭愧，说自己是一个一级厨子，到德国是来做中国菜的。韦教授一听我是个厨子，客气地笑了笑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关上了柜子门，扭头又跟爱上风聊起来。

我问老孟，他们又聊什么呢？

老孟说，他们在聊中国菜呢。

我说，我靠，找我聊啊。

老孟说，人家在聊两千年前的中国菜呢！

我说，我靠，我这里来的真窝火！

^① 你丫：北京方言，此处为朋友间熟不拘礼的口语化称呼，但在另外一些场合可能为脏话。

从远东艺术博物馆出来，我们三人又在柏林转了转，爱上风做我们的导游，老孟做司机，我做大爷，享受着。他们两个都很熟悉柏林，只有我是第一次来，看什么都新鲜。然后两个人又殷勤地请我吃晚饭，吃完了晚餐，老孟建议说到爱上风的宿舍去喝点什么，爱上风也不反对。到了爱上风的宿舍，老孟开始狂喝酒，爱上风也跟着喝，喝了一阵，两个人的眼睛就色眯眯地对上了。我对老孟悄悄说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咱们回去吧，人家也是国内有丈夫的人。老孟说，我喝这么多，怎么开车啊。我说，我开。老孟说，你没有这里车本可不能开，柏林的警察孙子着呢！他们两个亲热，完全不顾我，我生气地说，那咱们走回去吧！老孟说，那也行。说完我们两个起身，只见爱上风一副寂寞难忍又失望的表情，送我们到门口，这时候老孟突然把我推出了门，说，你丫自己先外面待一会儿！说完就把门给关上了。我趴着门缝仔细听，只听见里面这就折腾起来了。我受了极大的刺激，但是又不敢敲门，听着里面哦耶做爱的声音，实在受不了，就一个人出了楼门，在夜晚柏林的大街上孤独地散步。

不知不觉走到了远东艺术博物馆附近，只见马路上车子开过来开过去，路上不见行人。这时候，我突然听到身后一个女人的声音，说，三哥哥。

我回头一看，天哪，正是小树林见过的那个年轻女人，脸色苍白，一双大眼睛下带着阴影。

我说，姑娘，我来柏林就是找你，快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，做的什么工作？

姑娘说，小妹我叫花姊，你说的工作是什么？我不懂。



我想起来，“工作”是民国之后的新名词，花姊当然不懂，就说，你平时做什么？是种地，还是缝衣服？

花姊一笑，说，我平时唱歌跳舞。

我明白了，她是一个文艺工作者，就问，你在哪个歌舞团？

花姊说，什么团？我不是在军营，我在清风小班。

我明白了，花姊是个妓院姑娘肯定了。然后我又问，你怎么住到花瓶里来了？你还有什么愿望吗？

花姊还没有回答，突然我们身边停下了一辆柏林的警车，跳下两个穿黄绿警服的警察，让我们出示护照，进行检查。我把护照掏出来，递到警察面前，又回头看看花姊，花姊冲着她面前的警察微笑着，摇摇头，好像是说，没有什么证件。两个警察用极快的柏林土话说了一些什么，然后对我说，你可以走了，这位女士有非法移民嫌疑，跟我们回去进行调查。

我说，她不是人，是鬼，你们不要抓她，抓她也没有用。

我面前这个警察也听不懂我说什么，可能我的德语太烂，也没有把意思说清楚，反正他们两个最后还是拉着花姊的胳膊，把她拉进了车，噌地一下就开走了。

花姊回头从后面车窗冲我招着手，一片深情地望着我，当时我的心是又酥又碎，说不出什么滋味。我冲着警车跺着脚说，傻逼，你们抓了她也没用！

我又孤独一人走回了爱上风的宿舍门口，只见她和老孟已经在门口站着说话，在等我了。我仔细观察着爱上风做爱之后的变化，果然脸上的神情安详多了，眉头也舒展了，透着万千温柔。我想，难怪女人喜欢做爱呢，看着她这个样子，我也想上去抱住亲一口，但是她的临时情人老孟就在眼前，只好把自己收敛。

老孟说，咱们走吧。

爱上风说，你们开回去也半夜了，还不如住下来，反正明天也是

星期天。

我想调戏一下爱上风,就说,怎么住啊,三个人睡一起?

爱上风哈哈一乐,说,行啊,我欢迎。

老孟从后面踢了我一脚,说,你丫脑子里想什么呢!走,咱们回不来梅。

我只好冲爱上风招招手说,咱们后会有期。

爱上风又哈哈乐,说,你怎么这么贫呢。

上车之后,我跟老孟说,咱们到柏林警察局转一圈。老孟说,怎么回事?我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,然后说,咱们在那附近转转,说不定能接上飘出来的花姊妹娘。

老孟将信将疑地把车开到了柏林警察局门口,只见那里警笛大响,一群警车冲了出来。一辆警车看见我们两个中国人,就急刹车停下来,让我下车,检查护照,然后又搜查汽车,见有没有藏着什么人。我估计可能关在牢房里花姊妹娘跑了,引起了他们的惊慌:居然在堂堂的柏林警察局,能把嫌犯不知不觉地劫走,一定是个巨大的黑帮组织,于是出动了这么多警车。

柏林警察局的混乱让我十分感兴趣,就跟老孟说,咱们还是住下来吧,看看明天早晨柏林的报纸怎么说。

老孟说,为你的事情,我开车,再花钱住旅馆?

我说,你不是还跟爱上风那个了嘛,也没有白来。

老孟说,我住她那里,你丫自己住旅馆吧。

我说,你这个人,见色忘义,我算知道了。好吧,我自己住旅馆吧。

我们两个找了好几个旅馆,都没有房间,才想起来德国人是喜欢做计划的民族,一切都提前计划好,冷不丁的半夜来找旅馆,不好找,只能去郊区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旅馆了。我说,汽车旅馆太远了,干脆我住爱上风的客厅得了,我不打扰你们俩。就这样,我和老孟又回到爱上风的住处。

